

T2513/4341.49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sup>+</sup>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通鑑本末紀要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錦川蔡毓榮仁菴甫編輯 華亭林子卿安國氏註

李懷光之叛

戊午代宗大曆十三年十二月汾陽王郭子儀入朝子儀華州鄭人

在陝西西安府華州○朝音潮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在西

安府咸寧縣裨將李懷光本姓茹將去聲後凡諸將將士等俱同父以功賜

姓李渤海靺鞨人也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

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

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己未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六 李懷光之叛 一

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及諸使使去聲後凡諸使職及遣使等俱同素

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閏五月詔

尊子儀為尚父音甫加太尉兼中書令所領副元帥及諸

使皆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治山西平陽府蒲州常謙

光為靈州大都督治在寧夏衛南渾瑊為單于大都督城鐵勒部人單

于府在山西大同分領其任

壬戌 德宗建中三年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朱滔幽州

昌平人今直隸順天府昌平州時鎮幽州今順天府武

俊契丹部人時鎮成德今直隸真定府田悅承嗣從子

平州人在直隸永平府時鎮魏博今直隸大名府時

六月懷光擊滔武俊於恆山在大名府北敗績見幽州志畧

癸亥 四年十月涇原兵作亂帝幸奉天今西安府乾州朱泚反泚滔

據長安詳見涇原之變帝使告難於魏縣行營時河東馬燧澤潞李抱真河陽

李芘與懷光皆屯魏縣今大名府魏縣諸將皆慟哭懷光遂赴長安

十一月朱泚犯奉天急攻城賊已有登城者帝與左金吾

大將軍渾瑊對泣城力戰賊乃引退詳涇原之變懷光將兵

入援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間行詣行在賊方攻城

驅使填塹得間入城間竝去聲帝得表大喜城中歡聲如雷

懷光敗泚兵於醴泉今西安府醴泉縣泚遂遁歸長安眾以為

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

杞字子良時為相滑州靈昌人在直隸大名府滑縣贊  
判度支稅間架除陌錢之法皆起於贊志貞本名琇珪  
以中官用事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府且言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

圍自矜其功謂帝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  
杞懼言於帝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

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其入朝  
必當賜宴留連累日累上聲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從千

容恐難圖矣帝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長安城北面西  
頭門曰便門漢武作橋跨渭水上與神策行營節度使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渭北節度使李建徽渭北治陝西延安府  
鄜州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去聲破朱

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為姦  
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去頓兵不進上表暴揚盧杞等

罪惡帝不得已貶杞等皆為遠州司馬詳盧杞之姦

甲子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  
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惡烏路切恐其成功奏請與

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泚眾大至晟欲  
與懷光擊之懷光不從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

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惡烏路切分所獲與之晟軍終  
不敢受懷光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

屢奏恐其有變為所并請移軍東渭橋懷光欲激怒諸

通鑑卷之六十一  
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帝以財力方窘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若不許又恐

諸軍失望乃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營宣慰

贄字敬輿蘇州

嘉興人今浙江嘉興府

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以

失士心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

未有言數顧晟

數音朔

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

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

止時帝遣使發吐蕃兵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

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名故不敢進帝命贄諭懷

光固執不可竟不肯署吐蕃兵亦不進贄還言懷光寇

奔不追師老不用每阻諸帥進取若不別務規畧漸思

制持終恐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問懷光乃云李晟

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

言無藉於晟也

願因敕下依晟所奏

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

適陸贄回奏云卿言許去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

無由起怨帝從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節度使

陽惠元

平州人在直隸永平府

猶與懷光連營贄復奏言兩營與

懷光不相統屬俾之同處

上聲

必不兩全今宜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泚所徼

音邀

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

令密束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帝恐懷光必更生辭猶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李懷光之叛 五

豫未果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空有備蜀漢之

路不可壅請置兵洋利劍三州帝疑未決洋今陝西漢中府洋縣利

今廣元縣劍今劍州俱屬四川係寧府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

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

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

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

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張名振大呼極諫又請攻

長安殺朱泚引軍還邠懷光命左右撻殺之懷光養子

石演芬西域胡人遣客詣行在告懷光與泚通謀請罷其都

統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

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

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

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

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陽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死懷光又

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帝問策安出對曰懷

光總諸道兵故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邠寧鎮邠

州今西安府邠靈武有甯景睿靈武鎮靈州在陝西寧夏衛南河中有呂鳴岳河中

鎮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振武有杜從政振武在陝西河州衛潼關有唐朝

臣潼關在河南河南府閩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李懷光之叛 五

通鑑本末綱要 卷四十一  
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帝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帝然之。

李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使爲內應。昇鸞詣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自言：瑊遽請帝決幸梁州。今漢中府帝從之。

懷光遣其將孟侻、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徼車駕。

徼音邀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

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給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

衆而東，縱其剽掠。於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

在盤匡縣

西侻等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以李晟爲河中同絳節度使。

同州今西安府同州絳州今平陽府絳州

加平章

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處上聲內無資糧，

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

通鑑本末紀事 卷四十一  
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  
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帝之發奉天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靈州人帥其麾下八百

餘人還邠州三月說留後張昕曰說音稅李太尉功高自

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

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

高固等相結固祖備官安東都護固為叔父所賣為渾城家奴號曰黃苓時祕書監

崔尚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尚衡博陵人今東昌府博平縣高固曰昕

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城書召吐蕃使稍逼邠

城因與固等舉兵殺昕李懷光以李晟軍寢盛惡之惡烏

路切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

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問計於賓

佐節度巡官李景畧曰景畧幽州良鄉人今順天府良鄉縣取長安殺朱

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

可保也流涕懇請懷光許之既而說其衆還兵河中說音

稅許以俘掠衆從之乃謂景畧曰彘者之議軍衆不從

子宐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

一旦蹈於不義

崔尚衡以吐蕃兵至於是遊瓌屯邠寧鹽州刺史戴休顏

屯奉天鹽州治五原在大同府塞外休顏夏州人在陝西寧夏衛鎮國節度使駱元

通鑑本末紀事 卷四十一 李懷光之叛 七



光屯昭應

鎮國軍本治華州元光姓安氏安息國人後賜姓名李元諒昭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屯藍田

田可孤鮮卑宇文別種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

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

逼乘輿南幸

乘去聲

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

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

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坊州今中部縣丹州今宜川縣並在

今陝西延安府餘見前

帝在道民有獻瓜果者帝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

上奏其畧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

賞興焉青朱襪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

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若

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

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

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

大小之事必與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梁洋道險嘗與

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

乃至太子以下皆賀

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糧用頗

睿帝欲西幸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山南節度使嚴震曰

山南西道治梁

州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今四川潼川州鹽亭縣

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

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眾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

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

岷山在成都府茂州北俗名鐵

豹嶺峨眉山在嘉定州峨眉縣南俱屬四川○舍上聲

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

臣無所施矣帝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

而供億無乏震從祖弟厲為牙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

詔數李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

授太子太保餘官俱免

五月山南地熱帝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

鐵判官王紹

京兆萬年人在西安府咸寧縣

以江淮繒帛來至帝命先

給將士然後御衫鎮海軍節度使韓滉

鎮海在江南鎮江府滉字太沖

京兆長安人休子

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

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

家則薪水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

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

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有寇

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迨至渭橋盜不敢近關中

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

通鑑本末紀事 卷四十一  
儉素。夫人常衣絹裙。衣去聲破然後易而入貢。無虛月。朝

廷賴之。

六月。副元帥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

以降。詳涇原之變帝發梁州。

七月。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懷光歸款。懷光時已削副元帥。史稱郢原官也。郢字

公楚。衛州人。在河南衛輝府。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請束身歸朝。詔

給事中孔巢父宣慰。給事中立五品。巢父字弱公。孔子三十七世孫。冀州人。今直隸真定

府冀州。并其將士悉復官爵。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

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曰。

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左右怒。殺巢父。懷光復治兵拒

守。車駕還長安。

初。肅宗在靈武。帝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代宗世。

泌居蓬萊書院。代宗永泰三年。為泌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為太子。亦與之

遊。及帝在興元。是年六月。以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名郡始此。泌為杭州刺史。

今浙江杭州府。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字次公。京兆人。睦州。今浙江嚴州府。

俱詣行在。以泌為左散騎常侍。正三品。日直西省。中書省為西省。

帝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

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

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

也。將竝去聲。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

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  
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  
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  
藉手也

以李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  
元帥進爵西平王

帝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徐庭光軍於長春宮以

拒之在西安府朝邑縣瑊等數戰不利數音朔時度支用度不給

議者多請赦懷光帝不許

河東節度使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今河南汝州郟縣遣人說下晉慈隰

絳四州晉州今平陽縣慈今吉州隰今隰州絳今絳州俱屬平陽府○說音稅詔以渾瑊

為河中同華等行營副元帥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日知靈州人

十月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帝曰朔方軍

累代忠義累上聲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

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乙丑貞元元年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在平陽府蒲州相傳舜陶

於河濱即此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四月燧及渾

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懷光諸將相繼來降時連

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

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  
 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  
 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  
 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  
 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  
 回紇南有淮西李希烈也觀我疆弱必起覬覦三也懷光既  
 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  
 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  
 言必起今河中斗光五百芻橐且盡陛下但敕諸道圍  
 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

悔哉馬燧自行營入朝音潮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

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為去聲帝許之

秋七月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陝今陝州虢今靈寶縣俱屬河南河南府鳩殺

節度使張勸代總軍政徵求節鉞且陰召李懷光將達

奚小俊為援帝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卒不可制音卒

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

防禦水陸運使帝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

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

全軍屯安邑今平陽府安邑縣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

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帝曰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

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則不得前矣帝許之泌揚言陝虢饑奉命督賑抱暉自安泌謂帝曰欲使其士卒思光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乃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撫慰之抱暉喜泌遂入城有請屏人白事者屏音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於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相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

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

爲去聲

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

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八月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乃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乃謂之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莫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反叛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弗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莫應

徐庭光開門降

戶江切

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

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

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

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

妮整齊也則角切

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

歿將士斬其首降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

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詔加燧兼侍中以庭光

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

並從三品

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

其一子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初懷光之解奉天

圍也帝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

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

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

忍不言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

為去聲

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

竭不能回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

臣與之俱歿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

之帝使往諭懷光懷光不從及李泌赴陝帝謂之曰朕

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瓘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

為去聲

對

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

降並戶江切

臣

不敢受況招之乎瓘固賢者必與父俱歿矣若其不歿

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時懷光子孫皆已伏誅，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後，賜姓名李承緒，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密言然帝曰：臣父必負罪，不願早為之。聞臣言一

### 吐蕃叛盟

己未 代宗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初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

和。吐蕃相傳為南涼禿髮氏種。今西番烏思藏地。○數音朔。使去聲。後凡使者使於等俱同。而寇盜

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俘獲其人，皆配江嶺

南方也。帝初即位，欲以德懷之，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

少卿。倫京兆人。今陝西西安府。太常少卿正四品。○少去聲。使於吐蕃，悉集其俘

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

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

除道逆倫。四月遣使入貢，既而蜀將士言不可歸吐蕃。



俘將去聲後凡諸將將兵等俱同帝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

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五

月復使倫於吐蕃與盟同平章事楊炎字公南鳳翔人今陝西鳳翔府

請與中書令郭子儀為載書子儀華州鄭人帝畫可而

遣之自是貢好不絕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收京城時朱泚

見前卷涇原之變遣秘書監崔尚衡發其兵秘書監從三品尚

東昌府博平縣四月吐蕃以兵二萬從將軍曹子達擊朱泚將

韓旻大破之泚幽州昌平人今直隸順天府昌平州吐蕃大掠而去帝以

副元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晟字良弼洮州臨潭

人今陝西洮州衛瑊鐵勒渾部人○瑊音緘聞其去甚憂之以問翰林學士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今浙江嘉興府贄上奏曰吐蕃翻覆多端致令

羣帥進退憂虞帥所類切後同欲舍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

舍上聲欲待之合勢則恐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必不

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

卒恐陛下不撫舊勞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

勝不歿則悉為之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

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勢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勢不得

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係蒲絳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本姓茹渤海靺鞨人蒲絳二州

屬山西平陽府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

吐蕃叛盟

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空尚眷眷於彼，以失將士之情也。帝曰：善。

初帝發吐蕃兵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安西，治龜茲。今亦力把力之地。北庭，屯伊西二州。今哈密衛及火州之地，俱在陝西邊外。○龜茲，音丘慈。及泚誅

七月，車駕至長安。吐蕃來求地，帝欲與之。左散騎常侍

李泌曰：散騎常侍，正三品。泌，字長源，先世遼東襄平人，家於京兆。安西北庭，人性驍

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

不得并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勢孤地遠，盡忠

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為去聲。一旦棄之，戎狄他日

入寇，如報私仇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

掠而去，何功之有？眾議皆以為然，遂不與。

兩貞元二年八月，吐蕃入寇。九月，遊騎及好時。在鳳翔府

京城戒嚴，民間傳言帝復欲出幸。同平章事齊映上言

曰：映，瀛州高陽人，今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

情恟懼，夫大福不再。夫音扶。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

因伏地流涕，帝亦為之動容。為去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

晟遣其將王佖。晟之甥也。將驍騎三千。將去聲。伏於汧城。在鳳

隴州城北，唐汧陽縣也。戒之曰：軍至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

虎豹衣，乃虜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

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吐蕃叛盟 十七

渾瑊而已。瑊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今河南汝州郟縣。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

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

經宿而退。初，李晟戍成都。今四川省城。取其營妓以還。西

川節度使張延賞怒。延賞嘉貞子。蒲州猗氏人。今平陽府猗氏縣。追而返之。

由是有隙。至是，帝欲以延賞為相。去聲。後同。晟表陳其過惡

而止。給事中鄭雲達。給事中。正五品。雲達，滎陽人。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嘗為晟

行軍司馬，失晟意。晟二壻，工部侍郎張彧及幕客崔樞

晟禮重，樞過於彧。彧怒，皆附延賞，騰謗於朝。音潮。無所不

至。帝亦忌晟功名。晟晝夜泣目為之腫。為去聲。悉遣子弟

詣長安，表請為僧。及辭方鎮，皆不許。邠寧節度使韓滉

與晟善。滉字太沖，休子。京兆長安人。今西安府長安縣。承帝旨，引延賞及晟互

相宴飲，極歡。因使晟表延賞為相。後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十一月，吐蕃陷鹽州。在陝西慶陽府北七百里。十二月，陷夏州。今陝西寧夏衛

又陷麟州。在陝西延安府府谷縣。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在寧夏中衛。

丁卯三年三月，吐蕃羊馬多死，糧道不繼。又聞李晟破摧沙

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遣使求和。帝未之許。

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侍中。招撫使馬燧信其言，

為請於朝。為去聲。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同平章事

韓滉亦請辦資糧。會滉卒，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

反其謀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張延賞數言晟不宜久

典兵數音朔帝加晟太尉中書令太尉正一品中書令正三品執政之官罷

其副元帥節度使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好去聲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

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

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帝有所

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初左庶子崔澣使於吐蕃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

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公欲脩好固所願也然渾侍

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以瑊爲會盟使與

盟於清水今陝西鞏昌府清水縣將發長安李晟淡戒之以盟所

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

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

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遂將二萬餘

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於土梨樹地名在陝西平涼府固原州或言

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於平涼渾瑊奏吐蕃

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

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今盟日定矣晟聞之

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長音掌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

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帝始命駱元光屯於潘原元光本姓

安是年賜姓名李元諒其先安息人時以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潘原在固原州

韓游瓌屯洛口游瓌河西靈武人在寧夏境游瓌時為

東北今平涼府靜寧州南有水洛川華亭縣西北有瓦亭關元光以潘原去盟所遠

有急不能相救與瑊連營相次至盟所三十餘里游瓌

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

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

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倉卒之際馬未及銜故伏

而入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將卒

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禽之駱元光韓游瓌救之

瑊僅免是日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同平章事柳渾曰渾字夷曠襄州人今湖廣襄陽府戎狄豺狼

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音邪後同

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音潮是夕游瓌表言虜劫盟帝大

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吐蕃歸

馬燧之姪弇以報燧德帝由是惡燧惡烏路切下同俄罷其副

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

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間去聲因馬燧以求和欲

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

而止既而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疾疫乃焚

通鑑本末紀事 卷四十六  
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

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帝謂泌

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

為去聲對曰臣素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

自斃矣輔國用事元載專政並見四十四卷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

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帝曰何

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

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

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

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天下永無事矣帝然之

晟燧皆起泣謝

帝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

原今平涼

府鎮原縣蘭今陝西臨洮府蘭州

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出左藏

惡繒染為綵纈

繒色斑斕者曰纈藏去聲纈戶結切

因党項以市之每

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鑄農器

糴麥種

上聲

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

年麥熟據時價五分增一

分扶問切

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寢多

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

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而戍卒因屯田致富則

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直畧切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彊也帝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帝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其圖吐蕃令其所備者多知帝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初河隴既沒於吐蕃代宗初年見四十四卷吐蕃入寇安西北庭及西域

使人在長安者使去聲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度支戶部蓋

委府縣供之而受直於度支也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胡客不得直而騷擾民間也○勝平聲 泌知胡客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

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

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

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或海道各遣歸國不

願者當於鴻臚自陳鴻臚掌四夷之客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

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度支五十萬緡

市人皆喜

八月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今鳳翔府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師

震恐十月大掠汧陽吳華亭汧陽吳山在鳳翔府華亭在平涼府老弱者

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將分隸羌渾

聽其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歿者千餘人

戊辰四年初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堡在平涼府涇州西涇

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

樵采路絕收穫失時三年秋事二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復築

連雲堡時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

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帝欲於京城立廟贈

起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師盛爲祈禱

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郡縣葺之則

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

兵部尚書可矣帝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神人

一也陛下倘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帝從之

十月吐蕃將寇西川今四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

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西川節度使韋臯字武

臣京兆人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

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今四川行都司會川衛以塞其趣蜀之路雲

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臯因遣兵擊

破之

己巳五年十月韋臯擊吐蕃大破之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

遮乞藏遮遮吐蕃驍將也既歿臯所攻無不下數年盡



復雋州之境今四川雋州衛○雋音髓

癸酉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

安 侵擾鄜坊鄜今鄜州坊今中部縣俱屬陝西延安府二月詔發兵城鹽州二

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於是靈夏河西獲

安

甲戌十年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禽其五王降

其衆十餘萬降戶江切後同遣使獻捷

丁丑十三年二月帝以方渠合道木波竝在陝西慶陽府環縣南皆吐蕃

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須兵

幾何對曰第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

之虜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

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策

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勝負未可

知何暇築城哉帝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

三城成開地三百里

辛巳十七年九月韋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於

雅州今四川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

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在四川成都府威州

及昆明城今雲南府加臯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

壬午十八年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據險設伏以待之大敗

其衆禽其將論莽熱以獻帝赦之昆明維州竟不下引兵還

戊子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在

原水草肥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建議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癸巳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

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至是吐蕃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泌貪先厚賂之乃并力成橋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己亥 十四年十月吐蕃寇鹽州刺史李文悅悉力拒守凡二

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靈州人請兵三千

齋三十日糧淡入吐蕃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不久也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

敬奮擊大破之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庚子 十五年十月吐蕃寇涇州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神策

京西北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

光顏本河曲稽阿跌之族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辛亥 文宗太和五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字文饒贊皇人今直隸真

定府贊皇縣 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

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

請如德裕策同平章事牛僧孺曰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牛弘之後鵝鰲人

在平涼府比來脩好比音庫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吐

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徒棄誠信有

害無益帝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

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其

後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帝言縛送悉怛謀

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數音朔降戶江切帝亦悔之始

尤僧孺失策僧孺與德裕各立黨與互相排擊見後五

癸亥武宗會昌三年三月同平章事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

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

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

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上聲開門引兵遂

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并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

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累上聲朝音潮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

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

臣執送悉怛謀等命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克虐之情

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賜悉怛

通鑑本末系要 卷四十六  
謀右衛將軍從三品

伍文用事

未癸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杭州王伍善書杭州今浙

江省山陰王叔文善碁山陰縣今屬浙江紹興府俱出入東宮 娛侍

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與伍相依附自言讀書知治道乘

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上間字去聲太子嘗與諸侍讀論

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

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琊音

叔文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宐言外事陛下在位久

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

以知此遂大愛幸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

將相將竝去聲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唐學士五品以

上官為之執誼京兆及朝士有名者陸淳前左司郎中從五品吳人

今江南呂溫時為左拾遺從八品溫字化光李景儉字

蘇州府中漢中王瑀孫睿韓暉混族子韓泰陳諫前侍御史柳

宗曾孫進士及第宗元字厚河東宗元劉禹錫等竝監察御史正八品宗元字夢得彭城

人今江定為歿爰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异字

南徐州京兆日與遊處上蹤迹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甲二十年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乙二十一年順宗元正月諸王等入賀德宗太子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因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

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德宗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

衛次公等至金鑾殿細字文明鄭州滎陽人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次公字從周河東人

在蒲州將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

莫敢對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嫡長上聲中外屬心必

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太子子純不然必大亂綱等從

而和之和去聲議遂定太子誦即位衛士猶疑之跂足而

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

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

事自帷中可其奏王叔文欲專國政引韋執誼為同平

章事已用事於中與相倡和去聲尋以王伾為左散騎

常侍正三品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起居舍人從六品伍寢

陋吳語帝所褻狎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帝以故

稍敬之不得如伍出入無阻大抵計事叔文依伍伍依

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

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

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倡和日夜汲汲如狂

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倜然勁悍之狀○倜下報

切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

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

文伍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

伍尤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以王伍為翰林學士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

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乃以杜佑為

度支鹽鐵等使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今西安府咸寧縣○使去聲後凡使職俱同叔文

自為副使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

人竊語屏音餅人莫測其所為

德宗之末王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御史中丞武元衡薄之

元衡字伯蒼平一子河南緱氏人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南元衡為山陵儀仗使

劉禹錫求為其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

利不從乃左遷元衡為左庶子按中丞秩正五品庶子正四品此云左遷蓋閒

要之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羣字丹列扶風

平陵人在西安府咸陽縣○朝音潮又嘗謂叔文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

氣蓋一時實高祖五世孫嗣封道王德宗時為京兆尹權傾一時見德宗紀畧是年貶通州長史

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

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

有彊直名止之

帝疾久不愈中外思早立太子叔文之黨惡聞之惡烏路切後同

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舊人朝音潮啓後同

帝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入程字表臣隴西人今陝西

鞏昌府隴西縣涯字廣津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府草立太子制細書紙為立嫡

以長四字呈之長上聲帝領之立廣陵王淳為太子更名

純

同平章事賈耽字敬詩滄州南皮人今直隸河間府南皮縣以叔文黨用事惡

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叔文至中

書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

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閣語良久諸相皆停箸以待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同平

章事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郢字公楚衛州人今河南衛輝府

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

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謂賈耽鄭珣瑜○相去聲相次歸臥叔文等

益無所忌

人。今開封府滎澤縣。人。今開封府滎澤縣。

四月帝御宣政殿用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

感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吟杜甫詩日出師未捷身

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

齡所惡

黃裳字遵素杜陵人在咸寧縣延齡河中河東人在蒲州。惡烏路切。

留滯臺閣

十年不遷

黃裳佐朔方軍人為侍御史。

及其壻韋執誼為相

去聲。始遷。

太常卿

正三品。

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

監平聲。

執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

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

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侍讀

質即淳避太子名改。

使潛伺太

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

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

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諸侍郎正四品。

俱文珍等惡其專權

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

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

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宣歙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

士諤泰山人在山東濟南府新泰縣。

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貶為寧

化尉

今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尉。京縣正九品餘俱從九品。

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

淡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



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諾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西川節度使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字武臣京兆人又上太子牋

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

獲安俄而荆南襄均荆南今湖廣荆州府均光庭曾孫絳州聞喜人今平陽府聞喜縣

河東嚴綬河東在太原府牋表繼至意與臯同邪黨震懼

初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以

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老將諸大將軍正三品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今平陽

府虞鄉縣以為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而以韓

泰為司馬以專其事宦官初未寤會邊將以狀辭中尉

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毋

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今西安府乾州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

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未幾叔文以母喪

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

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

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

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八月制令太子即皇帝位帝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憲宗

即位貶王伾開州司馬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馬上王州從五品中正六下從六品

叔文渝州司戶今四川重慶府司戶參軍上州從七品中正八下從八品伾尋病歿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貶所明年賜叔文歿

九月貶韓泰等為諸州刺史刺史上州從三品中下正四品尋再貶為遠

州司馬韋執誼以嘗與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十一月

乃貶為崖州司馬今廣東瓊州府崖州然自叔文敗執誼奄奄無

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乙未憲宗元和十年初詔叔文之黨雖遇赦不得量移至是

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

不可帝亦惡之惡烏路切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今廣

西柳州府禹錫得播州在四川遵義府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

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音潮以柳易播中

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言度字中立帝曰為人子不

自謹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

恐禹錫在所宜矜帝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

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

改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

憲宗紀畧

乙酉 順宗永貞元年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純即位昇平

公主獻女口荆南獻毛龜皆不受

丙戌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

西川劉闢反西川今四川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之見西

川志畧崇文幽州人在直隸順天府○使去聲後凡使職俱同

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

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黃裳字遵素杜陵人在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明主

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至

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

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賤奏請稱以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

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

隋文帝每臨朝

或至日吳未暇大食令侍衛者傳餐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所務非

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

扶夫音

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

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淡然之

三月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既致仕帝以將軍李演代之

今夏

陝西寧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嚴綏合

天德軍討之

天德軍在山西大同府邊外西受降城

夏州兵馬使張承金

斬惠琳傳首京師

四月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白居易

校書郎正九品稹字

微之河南人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居易字樂天

人西安府渭南縣其先世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府

易去聲監察御史獨孤郁御史正八品郁前進士蕭俛沈

傳師出焉

俛字思謙故相華孫傳師字子玄既濟子吳人今江南蘇州府

○俛勉俯二音

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舉兵部侍郎李吳自代從之

佑字君卿

京兆萬年人在咸寧縣諸侍郎正四品

自劉晏之後

吳字令叔趙州人今直隸真定府趙州

士安曹州南華人在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吳掌使

山東兗州府曹縣

十萬緡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

從八品

元稹上疏請次對百官

宰相既退許百官以次進對也

復正牙奏事

見德宗紀畧貞元十八年

禁非時貢獻

等十事。又勸帝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帝嘉納之。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今四川禽劉闢送京師。斬之。見西川志畧。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在河南府登封縣北。渤後魏中

國公發之後。家於東都。今河南府。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有得失。朝音潮。後同。

輒附奏陳論。

丁亥二年。帝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正月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

書議大政。

以杜黃裳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晉今平陽府絳

今絳州。慈今吉州。隰今隰州。俱屬平陽。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故

不得久在相位。

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故城在河南府偃師

縣。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學士。唐以五品

以上官為之。吉甫字弘憲。趙州人。吉甫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中書舍人

正五品。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

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

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

人。數日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四月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夏。揚惠琳。蜀。劉闢。多求入朝。鎮海節度

使李錡。鎮海在江南。鎮江府。錡。唐宗室。亦不自安。求入朝。帝許之。錡實

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帝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帝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詔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與牙將裴行立。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上言。絳字淡之。趙州贊皇人。今真定府贊皇縣。李錡僭侈。刻剝六州之人。六州謂潤州。今鎮江府。常州。蘇州。並今府。俱屬江南。睦州。今嚴州府。杭州。湖州。並今府。府俱屬浙江。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六州皆在浙江之西。代今年租賦。帝嘉歎久之。卽從其言。及羣臣入賀。帝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

有干紀者。數音朔。朕之媿也。何賀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

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諸郎中從五品。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今常州府宜興縣。錡

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靖王名神通。淮安有佐命之功。陪

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又欲誅其兄弟。乂曰：

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國貞歿王事。肅宗寶應元年。國貞爲絳州行

營都統。治軍嚴。將士不樂。突將王元振因之作亂。殺國貞。時河東將士亦殺節度使鄧景山。請以兵馬使辛雲

京爲節度使。鎮西北庭。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皆不得已而授之。乃以汾陽王郭

子儀知諸道行營。時肅宗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肅宗召入

臥內。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元振猶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

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豈可使推案殺景山者數十人。誅之。於是諸鎮皆奉法。

之不祀乃皆流貶十一月錡伏誅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御史中丞正五品坦字休衡洛陽人言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玄齡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

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學士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與去聲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

之有夫音扶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又嘗從容問絳

曰從千容切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

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

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

諫者有幾就有諫晝度夜思度音鐸朝剛暮滅比得上達

比音庫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

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帝

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

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宐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白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以為

翰林學士

宰相李吉甫撰上元和國計簿除鳳翔鄜坊淮西淄青等

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

邊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不申

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

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

今江南浙江西福

建湖廣

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

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

增一分並扶

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

不在此數調去聲

子戊

三年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長上聲

知樞密院劉光

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學士裴垪

李絳奏敕使煩擾

使並去聲

請附急遞帝從之中丞盧坦奏

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

河東解人今平陽府解州○解音懈

浙東觀察

使閻濟美違敕進奉帝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

失信坦曰敕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

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帝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

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牛弘之後鶉觚人在陝西平

涼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今浙江嚴州府淳安縣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玄孫高祖五世孫

考官楊

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

於陵字達夫弘農人在河南府靈寶縣貫之本名淳京兆人

帝亦喜之李吉甫惡其言直

惡烏路切

泣訴於帝且言湜學

士王涯之甥

涯字廣津太原人

涯與中書舍人裴垪覆策而不



自言帝不得已罷均貶貫之涯於陵等官僧孺等久之

不調去聲各從辟於藩府辟音關

以裴均為左僕射

均光庭曾孫聞喜人僕射從二品○射音亦

均素附宦官嘗

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

南仲為僕射

南仲下邳人肅宗時為此官

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

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正四品

白居易上

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務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

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

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者也一旦無罪悉

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未幾以坦

為宣歙觀察使

宣今寧國府歙今徽州府並屬江南

坦到官值歲饑穀價

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

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七月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

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

厚進奉賂宦官

求平章事白居易言今除鏐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

典章大壞不與則怨望必生且鏐誅求進奉若除宰相

藩鎮效之競為割剝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

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

延齡河東人今

平陽府蒲州詳見前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遷擢

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

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

佐帝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

稅有三一曰上供供朝廷也二曰送使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也○使去聲 三

曰留州存留為本州用也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其留州送使

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及

均為相去聲奏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

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屬州由是江

淮之民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惡鳥路切均

盧節度使李師道正己孫其先高麗人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

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

司以官錢贖還之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

質賣

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

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

却之帝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

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帝

不聽

六月宦官吐突承璀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

敕學士撰文帝以命李絳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脩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音帝命曳倒碑樓承瓘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帝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七月中丞李夷簡

鄭王元懿曾孫

彈京兆尹楊憑

京兆尹從三品憑字虛受弘農

人前為觀察使貪污僭侈貶臨賀尉

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從九品

憑親及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

藍田今縣屬西

安太常卿權德輿謂之曰

太常卿正三品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在陝西鞏昌府

清水縣

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

獨賞之埴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

之埴資給優厚從容款狎

從千容切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

問去聲

埴曰公才不稱此官

稱去聲

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

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埴則必不可

五年十一月以風疾罷帝甚悼惜之

己丑四年正月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為江淮等

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

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

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孟陽登博學宏詞科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詔傳驛視江淮財賦

并察諸路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名譽大損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給事中李藩給事中。正五品。藩字叔翰。趙州人。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

後批之。吏請更索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  
垠薦藩有宰相器。帝擢藩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  
重之。

閏三月。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  
進奉。橫去聲。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帝悉從  
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  
而憂無救於事。

魏徵立孫稠貧甚。徵字玄成。下曲陽人。在真定府晉州。以故第質錢於人。平

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  
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  
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  
肯負國乎。

八月。成德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成德治直隸真定府。德棣今德州。棣今武定州。竝

屬山東濟南府。九月。詔以為節度使。以薛昌朝為係信節度使。  
領德棣二州。承宗執昌朝以歸。見成德志畧。承宗武俊孫。其先契丹部人。昌朝嵩子。王氏之壻也。絳州萬泉人。今平陽府萬泉縣。  
○使去聲。後凡使職及中使等俱同。

以許孟容為京兆尹。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  
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

當歿中尉訴於帝帝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  
奉詔當歿然臣爲陛下尹京畿爲去聲非抑制豪彊何以  
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帝嘉其剛直許之京城  
震栗

十月詔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瓘爲河中河  
東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學士白居易  
易等諫皆不聽既而羣臣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削承  
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處竝上聲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去聲侵害政事讒毀忠良帝曰此屬  
安敢爲讒就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

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蹻爲廉良拂意則毀  
龔黃爲貪暴龔遂黃霸漢良吏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  
朝夕左右浸潤以入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  
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庚寅五年正月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河南尹從三品治東都今河南府式瑄子

洛陽人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御史分司東都者爲東臺擅令  
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在西安府華陰縣西有

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帝復引稹前過貶爲江  
陵士曹江陵今湖廣荊州府郡六曹參軍上郡從七品中郡正八下郡從八品學士李絳

崔羣言稹無罪羣字敬詩清河武城人今山東東昌府武城縣白居易言中使

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種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  
橫去聲又種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

今無人肯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帝不聽

吐突承璀誘昭義盧從史執送京師見昭義志畧昭義即澤潞在山西潞安府

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見成德志畧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從裴垍李絳之言也中外相

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帝嘗問宰相以為政寬猛何先德輿

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

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安祿山史思明事見四十三卷安史之亂屢有悖逆

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

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帝善其言此六年正月事綱目因輿為相

附記其下見輿之可相也後八年春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輿居中無所可否罷為禮部尚書

河東節度使王鐔善賄賂帝左右多稱譽之十一月帝命

鐔兼平章事同平章事李藩權德輿不可而止鐔有吏

才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

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二

十萬緡帝復欲加平章事李絳諫曰鐔雖頗著績效今

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帝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

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自爲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帝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直言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帝悅。待居易如初。帝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帝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

言之而陛下惡聞。

惡鳥路切

乃陛下負臣也。帝怒解曰。卿所

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

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帝聚財。

從千容切

帝曰。

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音耶

辛卯

六年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先是帝與宰相語及神

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安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

堯舜之壽乎。

此五年八月事。綱目因藩之罷。附記其下。見藩之不當罷也。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帝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藏竝去聲以為進奉。臣不敢踵此弊也。

六月。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

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

見音現其

餘為商賈僧道。

賈音古

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

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

分扶問切今內

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

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給有司詳

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并者。并之。入仕之塗

可減者。減之。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

侍郎許孟容。李絳同詳定。

平仲字秉庸。武威人。在陝西甘州衛。

省并八百

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讎。

富平。今西安府富平縣。

殺秦杲。自詣縣請

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宐

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

員外郎。從六品。愈字退之。

南陽人。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北。

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



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宐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宐而處之處上聲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

悅一百流循州

今廣東惠州府

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壽錢二萬緡

為求方鎮

為去聲

事覺賜歿事連吐突承瓘出為淮南監

軍

監平聲

試太子舍人李涉

太子舍人正六品涉字清溪洛陽人

知帝於承

瓘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瓘有功希光無罪知匭

使孔戮

巢父子冀州人今真定府冀州

奏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

峽州司倉

峽州今荊州府夷陵州司倉諸州六曹參軍也

十二月以戶部侍郎李絳同平章事時李吉甫為相多脩

舊怨帝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帝意而絳鯁

直數爭論於帝前

數音朔

帝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

有隙

壬辰七年正月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絳惡其為

人

惡烏路切

出為鄜坊觀察使

鄜今鄜州坊今中郡縣俱屬陝西延安府

義方入

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

專作威福欺罔聰明帝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詰絳

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臣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趣義方之官。之。赴也。○趣音促。

三月。帝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音洛。後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不治軍旅。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帝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他人得乘間弄威福。間去聲。

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是非。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帝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

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

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

父子乎帝曰然司空同平章事于頔入對司空正一品頔字允

元洛陽人亦勸帝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

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

耳李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八年正月有梁正言者自言與

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頔賂正言求出鎮久之覺其詐頔于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僕支解之棄溷中

頔坐左授恩王傅敏流雷州事連僧鑿虛鑿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權倖爭為之請帝欲釋之託言面詰

中丞薛存誠不可帝從之杖殺鑿虛

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羣為翰林學士帝嘉其讜直命

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

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阿於何切

長上聲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帝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

彼還言不至為災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

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豈肯無災而妄言災此蓋

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

本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因命悉蠲其租賦

七月立遂王恆為皇太子

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為節度使見魏博志畧興

宇安道後八年賜名弘正承嗣  
從子本盧龍人今直隸永平府

帝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去聲勿用之私親故李

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

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

器與官相稱否耳稱去聲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

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正如卿言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

可以省費足食帝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畫用度四

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

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癸巳八年六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見前先是振武河溢振武

軍在大同府東受降城降戶江切後同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

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

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

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

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帝卒用吉甫策以受

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帝曰邊兵徒有其數而

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

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兵籍

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

及之帝大驚曰邊兵如是其虛邪音那卿曹當加按閱會

絳罷相而止相去聲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帝

欲相絳相去聲先出吐突承璀為監軍及絳罷召還之復

以為左神策中尉

乙未十年正月淮西吳元濟反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元濟少陽子幽州潞縣人在

順天府通州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見淮蔡志畧

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度字中立絳州聞喜人

六月盜殺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見淄青淮蔡志畧

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悉以討賊事委之

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鐔卒家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

所獻家財帝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

後為憂將帥竝去聲帝遽止使者使竝去聲以二奴付京兆杖殺

之

丙申十一年正月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鏘判度支以聚斂得幸鏘朝那人平涼府

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字起之宜州華原人公綽

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

明日入對帝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

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歿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當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丁酉十二年七月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明州今浙江寧波府水陸遞

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

擬數人帝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

為嶺南節度使治廣州今廣東省城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討吳元濟彰義節度使

十月唐鄧節度使李愬夜襲蔡州愬字元直晟子洮州臨潭人今陝西洮州衛

禽吳元濟愬送京師裴度入蔡州十一月帝御門受俘

元濟伏誅見淮蔡志畧

戊戌十三年正月淄青李師道奉表納質獻沂密海三州沂今

兖州府沂州密今青州府諸城縣俱屬山既而悔之見

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質音致後同淄見

三月浚龍首池在西安府東內苑起承暉殿土木寔興矣裴度等

切諫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初吐突承璀薦淮南節度使李鄘字建侯揚州江都人今江南揚州府江都縣

以為同平章事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視事二十

年十二 至是固辭相位。罷為戶部尚書。相去聲

四月成德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德棣二州。詔復其官爵。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淮西既平。帝寢驕。後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鏘鹽鐵使程異。字師舉。京兆人。數進羨餘。數音朔。有寵。八月皆以為同平章事。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鏘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乃止。植字公脩。祐甫子。京兆人。

十月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帝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事。朕自處之。處上聲。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

山東耳。五坊使暴橫。去聲。恐亂輦轂。帝退。召朝汶責之曰。

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歿。盡釋繫者。

十一月以方士柳泌為台州刺史。今浙江台州府。事詳宦官弒逆。

己亥十四年。初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塋有佛指骨。相

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帝遣

中使帥僧眾迎之。正月至京師。帝留禁中。二月乃歷送

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

燃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帝大怒。出

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

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今廣東潮州府。自戰國之

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

者尚寡好去聲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

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難去聲獨愈惡其

蠹財惑眾故力排之惡鳥路切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後穆

宗長慶三年愈由吏部侍郎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淄青平見淄青志畧悟正臣孫武

陟人今懷慶府武陟縣自廣德以來廣德代宗初元藩鎮跋扈垂六十年

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黨陰擠之詔度以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時鏐以掎克取媚人無

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言之諫議大夫正五品儒衡字庭碩元衡

從弟偃師人鏐自訴於帝帝曰卿欲報怨邪音琊鏐乃不敢言

八月庫部員外郎李渤使陳許還使去聲言臣過渭南諸縣

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

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

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

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惡鳥路切渤遂謝病歸東都

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

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

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匪輕人皆以天寶



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淡恨之。及羣臣請上尊號，鎛欲增孝德二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於帝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帝怒。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邠今西安府邠州，寧州今陝西慶陽府寧州。光顏進弟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羣具以聞，鎛譖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帝以為然，罷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

初鎛以令狐楚同年進士，引以為相。

楚字懋士，自言德棻之後。德棻，宜州華原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去聲。帝器之，顧待

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相竝去聲。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

狄兼謨才行。去聲。擢左拾遺兼謨。仁傑之族曾孫也。仁傑，太原人。

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

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帝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

榮終老，帝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十五年，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時

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恆，即位，是為穆宗。

乙卯 文宗太和九年八月侍講學士李訓為帝謀召山南東

道監軍陳弘志杖殺之

訓初名仲言故相揆族孫揆隴西成紀人在鞏昌府秦州

戊辰 宣宗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帝疑郭太后預其謀又

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帝即位待郭太后殊

薄太后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帝大怒五月暴崩

外人頗有異論帝不欲以郭后祔葬憲宗有司請葬景

陵外園

景陵憲宗陵

禮院檢討王皞奏宜合葬祔廟

禮院屬太常寺

品秩唐志闕

帝大怒同平章事白敏中召皞詰之

敏中字用晦居易從

弟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

天下歷五朝音潮豈得以曖昧之疑遽廢正嫡之禮乎敏

中怒甚皞氣愈厲同平章事周墀見之舉手加額

墀字德升

汝南人在汝寧府

皞竟坐貶句容令

今江南江寧府句容縣

葬懿安郭太

后於景陵之側懿宗咸通六年

乙酉

正月王皞復為禮院

檢討更申前議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

通鑑本末紀要卷之四十六

通鑑本末紀要卷之四十七

錦川蔡毓榮仁菴甫編輯 華亭林子卿安國氏註

魏博志畧

卯辛 玄宗天寶十載范陽盧龍河東節度使安祿山范陽在直隸順

天府涿州盧龍在直隸永平府河東本治太原今山西太原府祿山居范陽兼領二鎮祿山本名阿鞞山營州襍種胡人在永平府○見武備廢弛有輕中國之心以

史思明安守忠尹子奇田承嗣等十餘人為爪牙思明本名

宰干營州突厥襍種承嗣平州人在永平府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

前鋒兵馬使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乙未 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

前鋒安忠志本姓張范陽奚人後賜姓名李寶臣

丁酉 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左僕射朔方節度使郭

子儀收復西京廣平王即代宗僕射從二品子儀華州鄭人在陝西西安府華州西京即西安

府十月收復東京今河南河南府安慶緒走保鄴是年正月

祿山而自立鄴今河南南彰德府臨漳縣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

自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武令珣自南陽今河南南陽府田承嗣自潁川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眾至六

萬軍勢復振

癸卯 代宗廣德元年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故城在直隸河間府任丘縣北

朝義屢戰皆敗肅宗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三月殺安慶緒四月稱帝上元二年三

月子朝義弒思明而自立正月田承嗣說朝義說音稅後並同令往幽州發

兵幽州今順天府朝義從之承嗣因執賊妻子以莫州降戶江切後

司詔以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州今大名府承嗣所駐瀛州

今河間府滄州今河間府滄州並屬直隸博州今東昌府德州今濟南府德州並屬山東時河北副

元帥僕固懷恩本鐵勒僕骨部人恐賊平寵衰故奏留承嗣等

分帥河北帥所類切自為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

而授之四月以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

壯者皆籍為兵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

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魏牙兵始此迄於梁唐魏以此疆亦以此亡尋請

改魏博為天雄軍從之二年正月

癸丑 大曆八年十月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

求為相去聲帝諷令毀祠而加平章事以褒之

甲寅 九年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承嗣子田華妻去聲帝欲固

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乙卯 十年正月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昭義軍即澤潞

治山西志清逐其留後薛粵高之弟絳州萬泉人今帥

眾歸承嗣承嗣襲取相州今彰德府粵奔洛州今直隸廣平府帝遣

使諭令各守封疆使去聲承嗣不奉詔二月誘衛州刺史

薛雄衛今河南衛輝府雄嵩族子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有相

衛四州之地相衛磁洛也磁今彰德府磁州自置長吏長音掠其精兵

良馬悉歸魏州

初成德李寶臣成德治鎮州今直隸真定府寶臣即安忠志淄青李正己淄青初治

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時徙鄆州在山東皆為承嗣所輕

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請討之四月詔貶承嗣為永

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承嗣以諸軍四合部將多叛

而懼八月請束身歸朝音潮

十月李寶臣等大破承嗣將盧子期禽送京師斬之河南

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悅承嗣姪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承嗣懼籍

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乞哀於李正己圖正己之像

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帝遣中使馬承倩齎詔

勞寶臣。勞去聲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

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契丹人。本名沒諾干。說之釋承嗣

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為寶臣鄉

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

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

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滔時知幽州，留後與

寶臣攻滄州，不能克。滔，昌平人。今順天府昌平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

能舍承嗣之罪。舍上聲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

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寶

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

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

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

敗走免。承嗣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

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

退。同平章事元載、主綰。載字公輔，岐山人。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綰字夏卿，河中人。今

平陽府蒲州。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帝不許，曰：

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丙辰十一年二月，承嗣復上表請入朝。音潮。後同。李正己亦屢為

之請。為去聲詔赦其罪，聽入朝。承嗣竟不至。

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曜作亂汴今開封府宋今河南歸德府結承嗣為

援詔諸道兵討之靈曜大敗承嗣遣田悅救之敗承平

李淄青李正己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淮西李忠臣等擊

破之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忠臣本董秦賜姓名平盧人在承平府靈曜開門夜遁

至韋城在大名府滑縣東南承平將禽送京師斬之代宗大曆七年初置承平

軍於滑州在大名府滑州在

丁巳十二年三月帝復命討田承嗣承嗣上表謝罪帝無如

之何詔復其官令不必入朝時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

澶七州貝今廣平府清河縣澶今大名府開州餘見前與李寶臣等各擁彊兵

相與根據蟠結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帝寬仁

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常為之

罷役為去聲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雖在中國名

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己未十四年二月田承嗣卒以其姪悅為留後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時田

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

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符今移文也令還農悅陽順命而

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將何以

白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還部伍於是

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田悅為其子惟岳表

求節鉞不許為去聲悅與惟岳謀勒兵拒命見成德志畧魏博

節度副使田庭玠切諫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

納竟以憂卒

五月田悅舉兵欲阻山為境太行山也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

中邢今直隸順德府磁見前薛嵩之歿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不可

不取乃寇邢磁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將去聲曹俊

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

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在彰

德府西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

能用

七月田悅攻臨洛在廣平府西累月不拔累上聲城中食且盡守

將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仵家

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

力不敢言賞昭義李抱真告急於朝抱真河西人在陝西涼州衛詔

河東馬燧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今河南汝州郟縣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

兵討悅晟字成器洮州臨潭人在陝西洮州衛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

書諭悅為好語使去聲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

臨洛悅悉眾力戰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

解



壬戌三年正月馬燧等屯於漳濱

漳水出山西經河南至大名府入河時軍在臨漳故

日漳濱

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聯車數百乘

去聲

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時軍中乏糧悅等淡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與悅夾洹水而軍

洹水在漳水東李

抱真等問糧少而淡入何也燧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吾師我若分兵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矣故進軍逼悅攻其所必救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禽之乃為三橋逾洹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直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

燧在洹水左悅

在洹水右魏州又在燧軍之左直趣魏州乃攻其所必救特設三橋以渡之耳

軍行十里所悅

聞之帥淄青

李成德張惟岳

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

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奮擊大破之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歿不可勝計

勝平聲

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

保魏州士卒不滿數千悅流涕謂眾曰悅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願諸公斷悅首持降馬僕射自取富貴因從馬上自投地眾爭前抱之願盡力悅悉出府庫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眾心始定軍勢復振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

在大名府南樂縣東遷延不進悅入

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李納軍於

濮陽納正己子濮陽在大名府開州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今東昌府濮州

徵兵於魏田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

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

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

璘與其副李瑤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嫚罵而死

瑤父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洛州降

二月田悅聞范陽朱滔成德王武俊怨望

武俊誅成德李惟岳不得節度

使及朱滔不得淡州見盧龍成德志畧使判官王侑說滔曰今主上志欲

埽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

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

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

侑歸報又遣王邳說王武俊見成德志畧武俊亦喜遂合兵

反救悅寇趙州今真定府趙州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

望數音朔怨隙遂淡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

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兵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

李晟謂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

今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

釋憾結歡

四月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悅且拒滔等六月李懷光

敗績於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事見盧龍志畧懷光本姓茹渤海海靺鞨人

十一月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等奉滔為盟主稱臣事之

滔乃自稱冀王悅自為魏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癸亥四年十月涇原兵作亂帝幸奉天今西安府乾州朱泚反據長

安詳四十五卷涇原之變帝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

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猶未敢絕朱滔各稱

王如故滔使人說悅渡河共取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悅猶豫不

決司武侍郎許士則勸悅陽許之而陰為之備至則託

以他故分兵隨之會王武俊與滔有隙遣使說悅勿與

俱南當與八郎再清河朔悅行第八共事天子悅意遂決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帝下詔罪己四方人心大悅田悅等去

王號上表謝罪朱滔引兵入魏境悅豐其供承迎候相

望而辭以將士勒兵不聽令步騎五千從行滔大怒而

去詳成德盧龍志畧詔加悅右僕射從二品射音亦

三月帝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

七世孫也巢父字弱公冀州人今真定府冀州父音甫性辯博至魏州對其

眾為陳逆順禍福為去聲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

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殺悅

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歿遣馬

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指朱滔恣行殺掠。今雖盛疆，其亡可立而待也。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使去聲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四月，詔以緒為魏博節度使。

丙子貞元十二年四月，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

季安最幼。季安字夔憲公主子之，左右推為留後。

己丑憲宗元和四年十一月，田季安聞中官吐突承璀討王

承宗。見成德志畧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

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請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超伍猶出次也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

忠使魏知其謀。忠絳州人入謂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

取吳，算不一失。蜀西川劉闢以元和元年反，誅吳鎮海吳季舒以二年反，誅是皆相

臣之謀。相去聲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

中臣，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

趙而先碎於魏，能不恥且怒乎？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

將，練精兵，畢力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

如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

趙。陰遣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

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在直隸真定府武邑縣西

壬辰七年。初成德王承宗自立為留後。承宗武俊孫。士真子。元和四年。士真

卒。承宗立。帝因密問諸學士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濟字濟游，幽州

節度劉忸子，昌平人。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

言宜乘此遣人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李絳等對

曰：絳字淡之，趙郡贊皇人。今真定府贊皇縣。羣臣見取吳取蜀，易於反掌，故

爭獻策畫，勸開河北。臣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

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

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不然，其

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累上聲，煦音許。嫗衣遇切。不知君臣

順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於今用兵，未見其利。至

是八月，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時年十一。○將

去聲。後同。帝與宰相議其事，李吉甫請討之。吉甫字弘，李絳

憲，趙州人。以為兩河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常分兵以隸之。不使

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

恃此為長策，然必主帥嚴明，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

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

必起，曷日分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之階。田氏不為屠

肆則悉為俘囚矣。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

此言上文將來之事鄰

道之所深惡。鳥路切不倚朝命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

必用兵。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

後敕。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耳。中去聲帝曰

善。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初都知

兵馬使田興。字安道。庭珍子。有勇力。頗讀書。季安淫虐。興數規

諫。數音朔。季安以為收眾心。出為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

痺。灸灼滿身。乃得免。至是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拜。

請為留後。興度不免。度音鐸。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

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

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

聞。監平聲。帝亟召宰相。謂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兩相合也。吉

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

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

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為去聲。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

之無及。帝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又上言。朝廷恩威

得失。在此一舉。今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府陝州。乞明日

即降白麻。除興節度。猶可及也。帝從之。以興為魏博節

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為去聲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

誥裴度至魏博宣慰。度字中立。絳州聞喜人。今平陽府聞喜縣。以錢百五十

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兖鄆即淄青。歎曰。倔彊

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為去聲興聽之。終

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興所部缺官。奏請注擬。奉法令。輸

賦稅承嗣以來。屋宇僭侈者。皆避不居。諸道間說百方。

終不聽。間去聲

癸巳八年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賜田興名弘正。融興之

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長音興嘗於軍中角射。一

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

全於猜暴之時。

乙未 十年正月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反詔討之三月田弘正

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即彰義軍治河南汝寧府

戊戌 十三年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淄青李師道見淄青志畧師道納子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楊劉今兗州府東阿縣楊

劉鎮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中大震

己亥 十四年二月田弘正與唐鄧節度使李愬屢敗平盧兵

唐鄧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州愬字元直晟子臨潭人平盧即淄青平盧都將劉悟正臣

陟人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執李師道父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

正大喜露布以聞悉除師道苛禁或諫曰鄆人久為寇

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

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八月弘正入朝帝待

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

性忠孝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承襲故弟兄子姪

皆仕諸朝帝皆擢居顯列時人榮之

庚子 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

正代之以李愬為魏博節度使

辛丑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

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隨請度支供其

糧賜侍郎崔倭沔孫長安人今西安府長安縣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



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

姪在兩都者數千人競為侈靡弘正輦鎮魏之貨以供

之相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紇人為王

武俊養子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

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

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樂音

洛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殺之是輕魏為無人

也諸君受田公恩宐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澧州刺史牛

元翼澧州今真定府澧州元翼趙州人成德良將也愬以寶劍玉帶遺

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即彰今

以授公努力翦王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

果出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字敦禮弘正子布被

髮徒跣被音披居於堊室堊白土也音惡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

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將士舊將之老者兄事之

壬寅二年初田布善視牙將史憲誠本奚人及為節度遂寄

以心腹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正月布以魏兵討鎮王庭湊

軍於南宮今真定府南宮縣以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

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

肌肉以奉軍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

志因鼓扇之諸將益偃蹇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

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卽死奉表號

哭號平聲拜授幕僚李石字中玉隴西人今陝西鞏昌府隴西縣乃入啓父

靈抽刃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

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自立留後也衆擁憲誠爲留後

詔以爲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幽州朱克融鎮州王庭湊

丁未文宗太和元年八月詔削兖海節度使李同捷官爵兖海

在兖州府發兵討之同捷擅領留後史憲誠與李全畧婚全畧同捷父本王日

簡賜姓名陰以資助同捷司空裴度不知司空正一品以爲無二

心同平章事韋處厚字載德京兆人○處上聲謂憲誠吏請事者曰

晉公於上前百口保汝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

朝典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戊申二年十二月李同捷兵勢日蹙乃使人說魏博大將元

志紹說音稅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詔義

成節度使李聽討之聽字正思晟子

己酉三年正月元志紹敗奔鎮州二月史憲誠懼遣其子唐

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六月詔徙鎮河中以義成李聽

鎮魏博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三州俱見前孝章卽

史唐時授魏博副使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

使何進滔知留後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遂以進滔為節度使。進滔靈武人。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庚申 開成五年十月何進滔卒以其子重順為節度使賜名

弘敬

癸亥 武宗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從諫其子

稹自為留後詔發諸道兵討之以成德王元逵。庭湊魏

博何弘敬為招討使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後令幽州早平回鶻。幽州張鎮魏早平澤潞

即昭義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皆奉詔具橐鞬郊迎。橐鞬矢服

皆戎服也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八月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

達密表弘敬懷兩端同平章事李德裕言忠武累有戰

功。德裕字文饒贊皇人忠武軍領陳許二州自曲環王

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宰智興子懷州温縣人今懷慶府温縣請詔弘敬以

河陽河東未能進軍。河陽王茂元賊屢焚掠晉絳。晉今

府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

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

鄉平恩。肥鄉今廣平府肥鄉縣平恩在廣平府東殺傷甚眾帝曰弘敬已拔

兩縣可釋前疑且欲持兩端不可得矣。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

丙戌 懿宗咸通七年六月何弘敬卒軍中推子全皞為留後

庚十一一年八月魏博逐其節度使何金皞而殺之推大將

韓君雄為留後君雄魏州人詔以為節度使賜名允中

甲僖宗乾符元年十一月韓允中卒子簡為留後

癸卯中和三年正月魏博將樂行達魏州人殺其節度使韓簡

詔以為留後賜名彥植

戊申文德元年二月樂彥植驕泰不法子從訓凶險聚亡命

為親兵牙兵疑之彥植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

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恐懼請避位為僧

眾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復殺之推牙將羅弘信知留

後弘信字德孚魏州人殺彥植及從訓詔以弘信為節度使

庚戌昭宗大順元年十二月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取黎陽

臨河汴宣武軍也在開封府時朱全忠為節度使會字道隱壽春人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從周字通美濮

州鄆城人今濮州黎陽在大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

名府濬縣西臨河在開州西師古初名從曹州南華人在兖州府曹縣存洛州曲周

人今廣平府曲周縣淇門今淇縣衛縣今汲縣俱屬河

辛亥二年正月羅弘信軍於內黃今大名府內黃縣朱全忠擊之五

戰皆捷全忠初名溫後名晃即後梁太祖弘信懼厚幣請

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魏博自是服於汴

丙辰乾寧三年閏正月晉王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

信本姓張克用養子回鶻部人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兖鄆兖鄆在兖州府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東平州時朱瑄為節度使朱全忠擊之存信戢眾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

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喪士卒什二三喪去聲委棄

資糧器械萬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全忠方圖兗鄆畏

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必拜而受之曰六兄於予

倍年以長音掌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

意東方克用屢侵魏全忠輒救之克用沙陀人即後唐太祖

戊午光化元年九月羅弘信卒以其子紹威為節度使

甲子天祐元年四月進羅紹威爵為鄴王

乙丑昭宣帝天祐二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拔魏貝州仁恭涇州人以

乾寧元年鎮幽進攻魏州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亦脩好於河

東且求救三月汴魏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燒營

而遁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紹威復與河東絕

丙寅三年初田承嗣選募驍勇以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

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去聲自史憲誠以

來皆廢立於其手羅紹威惡之惡烏路切力不能制密告梁

王朱全忠請除之會全忠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聲言

會葬以大軍入魏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礮甲之系也

普患切夜帥奴客與汴將合擊牙軍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全忠留魏半歲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

稱是稱去聲蓄積一空兵亦衰弱大悔之謂人曰合六州

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自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

庚午後梁太祖朱晃開平四年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

周翰代之。

壬申梁乾化二年六月，梁郢王彥珪弒其父晃。初，梁將楊師厚

屯邢州。師厚，潁州斤溝人。在江南鳳陽府太和縣。以羅周翰幼弱，久欲圖之。

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

為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治大名府滑縣。

十月，楊師厚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

得調發。調去聲。心輕彥珪，彥珪患之，發詔召之。左右或恐

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渡河，彥珪

大懼，厚賜遣還。

癸酉梁末帝瑱仍稱乾化三年二月，末帝謀討彥珪，問於駙馬都尉趙

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

事濟矣。」乃遣人布腹心於師厚。師厚遣兵屯滑州。今大名府

滑州縣。末帝殺彥珪，封師厚為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

咨之，而畏忌之益甚。

乙亥晉王李存勳稱天祐十二年二月，楊師厚卒。師厚晚年

矜功恃眾，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

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舊。及卒，梁主為之受賀於宮中。

為去聲趙巖等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疾二百餘

年宐乘此時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勢梁主從之四月

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晉王李存勗即後唐莊宗克用子梁失河北

自此始

### 盧龍志畧

壬午 玄宗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祿山本姓康名

阿鞞山營州胡人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兵三萬七千五百人按平盧軍在營州盧龍軍在平州今永平府盧龍縣榆關在昌黎縣西安東在營州東三百里○使去聲後凡使職及使者遣使等俱同

甲申 三載正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范陽節度

統九軍屯幽薊檀易恆定鄭滄媯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按幽州今順天府薊今薊州檀今密雲縣並屬順天府易今保定府易州恆今真定府定今真定府定州鄭在河間府任丘縣滄今河間府滄州媯今延慶州並屬直隸

乙未 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為

范陽平盧節度使

十二月敗績。見安史之亂。

丙申 十五載 肅宗至德元載

初祿山使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

平盧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誅知誨

客奴武陟

人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秦薊人今順天府薊州後賜姓名李忠臣。○將去聲後凡將職及諸將將士等俱同

四月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董秦為平盧兵

馬使志玄為安東副都護

丁酉 肅宗至德二載正月王玄志酖殺劉正臣祿山以其黨

徐歸道為節度使玄志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

希逸營州

人初為營州裨將祿山反使人傳命希逸斬以徇

戊戌 乾元元年二月以王玄志為平盧節度使十一月王

玄志卒帝遣中使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

高麗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

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希逸

與范陽相攻連年上元二年辛丑建丑月應援既絕乃引兵南至兗州遂為淄青之始詳淄青志畧

癸卯 代宗廣德元年正月賊將范陽節度使李懷仙請降

柳城胡人在永平府遣兵追史朝義及之 朝義史思明子弒思明自

立營州突厥人朝義窮蹙自縊懷仙取其首以獻 詳安史之亂 詔仍

其故地為盧龍節度使

五月制以幽鄭媯檀平薊為幽州管 於是盧龍為幽州矣 恆定趙易

涿為成德軍管 趙州涿州俱屬真定府



戊申 大曆三年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

幽州昌平人今順天府昌平州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

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討之不克朝廷不得已以王

縉領盧龍節度縉字夏卿河中人在山西平陽府蒲州希彩知留後縉至

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

而還度音鐸勞去聲還音旋十一月以希彩為節度使

壬子 七年七月朱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殺之眾

未知所從朱滔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

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朝廷用八年八月泚遣滔

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帝大喜勞賜甚厚

勞去聲

甲寅 九年九月朱泚請入朝音潮後同帝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

宴犒之盛近時未有十年正月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

留後許之

辛酉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成德治恆州見前寶

臣范陽子惟岳自稱留後與魏博田悅魏博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悅

承嗣從子淄青李正己淄青初治青州今山東青州府

盧龍人連兵拒命八月朱滔將討惟岳惟岳刺史

張孝忠將兵守易州孝忠本奚乞失活種滔遣判官蔡雄說之曰

說音稅 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七月李晟馬燧大破

悅於襄陽已平梁崇義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

佇立而須恆謂成德魏謂魏博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

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帝以為成

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淡相結

壬戌三年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四月成德

兵馬使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詳後成德志畧時河北畧定

朝廷以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後

義武軍貞元七年二月孝忠卒謚貞武子昇雲嗣賜名

茂昭茂昭請代河北諸鎮互止之不從曰吾不欲子孫

染於汙俗乃上表帝許之以為河中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德今德州棣今武定

州俱屬山東濟南府時屬淄青李正己子納為令還鎮

官軍所逼退守濮州故朝廷使滔取其二州

滔固請淡州不許滔怨望留屯淡州田悅聞之遣使說

滔見前魏博志畧滔大喜又遣人說王武俊見後成德志畧相與刻日

舉兵南向

四月帝遣中使發盧龍朱恆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兵萬人討

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

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温飽

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

一人得還太尉司徒受國寵榮將士亦蒙官勳願保日

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

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

循其士卒河東節度使馬燧以聞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今河南汝州郟縣

帝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

益甚涿州刺史劉忬以書諫滔曰涿州今涿州忬昌平人今昌平

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以泚滔官名之示寵異也此亦丈夫

不朽之名也忠順自持事無不濟近日務大樂戰樂音洛

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滔雖不用其言嘉

其盡忠卒無疑貳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

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

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不復

助逆也且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孝忠完城礪

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發涑州至東鹿今保定府東鹿

縣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

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避匿蔡雄說諭

士卒乃還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眾然後定滔引軍

還涑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股栗乃

引兵而南眾莫敢前却或前或後也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

討之懷光本姓茹渤海靺鞨人

六月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滔營於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李懷

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己遽出陣懷

光擊之滔軍崩阻懷光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騎橫衝之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各收軍係

壘。滔夜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漢溝洫志云。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醜二渠以

引河。一則漯川。今河所經。一則北瀆。王莽時絕。因名是瀆爲王莽河。在大名府元城縣。絕。官軍糧

道及歸路。明日水淺三尺餘。馬燧懼。卑辭謝滔。求與諸

節度歸奏天子。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行第五滔欲許之。

武俊不可。滔不從。七月燧退保魏縣。今大名府魏縣滔乃謝武

俊。武俊由是恨滔。

十一月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幽州判官李

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爲四國。鄆州淄青李納也俱稱王而不

改年號。於是滔自稱冀王。爲盟主。悅爲魏王。武俊趙王。納爲齊王。置百

官

癸亥 四年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朱

泚反。據長安。詳四十五卷涇原之變

昭義節度使李抱真。昭義卽澤潞治山西潞安府。抱真河西人在陝西涼州衛。使參謀

賈林說王武俊并力取朱滔。見成德志畧武俊從之。然猶外

事滔禮甚謹。且賀朱泚稱尊號。

帝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

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十二月

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悅行第八滔

與趙王不敢愛死。竭力赴難。去聲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

通鑑本末紀傳  
受命關中。謂朱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今河南開

封。悅不欲行而未敢絕。滔召官屬議之。司武侍郎許士

則曰。朱滔殺李懷仙而立朱希彩。又殺希彩而立朱泚。

既而勸泚入朝。自為留後。平生與同謀其功。負而殺之。

者二十餘人。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况同盟乎。不若

陽許而陰備之。至則厚加迎勞。去聲託以他故遣將分兵

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卒音尾

粵等皆以為然。悅從之。

朱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

首尾四十里。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帝下詔罪己。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

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

豐。迎候相望。滔約悅偕行。度河。悅謝曰。悅固願從。五兄

南行。將士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

何以全軍遠征。恐朝出暮必有變。滔大怒曰。田悅逆賊。

使我叛君棄兄。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今直隸廣平府

清河。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

即日攻宗城、經城。俱在直隸順德府廣宗縣及冠氏。今山東東昌府冠縣破之。

進兵攻貝魏。

四月朱滔攻貝魏皆不下昭義參謀賈林為李抱真說王

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悅朝廷因以緒為節度使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而張孝忠必

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即真定府明公

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

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

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五月抱真武俊大破滔於

貝州詳成德志畧八月滔為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貞元元年六月朱滔病歿以涿州刺史劉怦為幽州節

度使九月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丑乙憲宗元和四年十一月時帝方討王承宗

己丑幽州牙將譚忠自魏博歸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

言曰天子知我怨趙自朱滔以來燕趙不相能詳見成德志畧今必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無之濟

怒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

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計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

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自請討承宗陰與承宗通明年正月吐突承璀誘而執之詳澤潞志畧外絕

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必不備燕一示趙不取抗燕二

使燕獲疑天子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坐不濟動也

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

意



奏分所屬幽涿營為一道平薊媯檀為一道以宣武張

弘靖先在河東寬簡得眾弘靖字元理延賞子猗氏人今平陽府猗氏縣平盧

薛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平嵩子萬泉人今平陽府萬泉縣請以

弘靖為幽涿營平為平薊媯檀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

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士玫總妻族之親也

史云士玫山東右族雅有令聞知京兆日時論推其有才總又盡擇麾下仇健難制

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克融涪孫昌平人使燕人有羨

慕朝廷祿位之意又獻征馬萬五千匹乃以印節授留

後張玘夜遁去卒於定州時帝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

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畧植字公脩祐甫子京兆長安人今西安府長安縣元穎字

萊公如晦裔孫杜陵人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

割瀛莫二州以士玫為觀察使餘皆統於弘靖克融輩

羈旅京師至假勾衣食尋勒歸本軍驅使皆懷憤怨先

是河北節度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

委之幕僚而判官韋雍輩雍貫之孫京兆人皆少年輕薄嗜酒

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每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

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

怨怒七月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杖之不服

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殺雍等囚弘

靖推朱克融為留後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長音徹掌



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滅族衆共殺之詔貶弘靖爲吉州刺史以劉悟爲節度使悟正臣孫馳往不得入克融縱掠易

定間瀛州軍亦亂殺盧士玫唐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

已虛帝卽位賞賜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元和十五年改恆山

郡爲鎮州卽真定府府藏空竭藏去聲會成德王庭湊殺田弘正執

政乃奏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張弘靖請赦克融專討庭

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

丙午敬宗寶曆二年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

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

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帝患之

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司空同平章事裴

度對曰度字中立絳州聞喜人今平陽府聞喜縣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

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

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帝悅從之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立其少子延嗣少去聲延嗣虐用

其人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詔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載義字方毅常山愍王承乾之後

辛亥文宗太和五年正月李載義爲其將楊志誠所逐帝召

宰相謀之牛僧孺曰僧孺字思黯鶉觚人在陝西平涼府范陽自安史以

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千萬緡而無

絲毫所獲。今日志誠猶前日載義。不若因而撫之。不必計其順逆。遂以志誠為留後。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七年二月。加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盧龍進奏官徐迪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尚書正三品。僕射從二品。○射音亦。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志誠時已加

敕使往。恐不得出。詞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三月。志誠留官告使。八月。朝廷不得已。加右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甲寅 八年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為留後。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志誠於嶺南。今廣東

殺之。尋以元忠為節度使。三十年三月

辛酉 武宗會昌元年。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

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同平章事李德裕曰。德裕字文饒。贊皇人。

今真定府贊皇縣。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每因朝廷遣使太速。故

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

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仲武范陽人。且遣軍吏

吳仲舒表聞。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徵

節鉞。故不可與。徵音邀。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

仲武知留後。仲武尋克幽州。詔以為節度使。二年正月。回鶻

那頡啜入寇。德宗貞元四年冬。回鶻許之。仲武追擊。大破之。二年

五月

丁卯宣宗大中元年正月加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之功也

五月張仲武大破諸奚

己巳三年四月張仲武卒六月以其子直方為節度使直方

暴忍喜遊獵十一月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

京師拜金吾大將軍正三品軍中推牙將周繚為留後因

以為節度使

庚午四年八月周繚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允伸字逢昌范陽人十

一月以允伸為節度使

壬辰懿宗咸通十三年張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

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正月病甚表納旌節而卒以其

子簡會為留後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公素范陽人為

幽人所服至是帥州兵來奔允伸之喪簡會懼奔京師

以為諸衛將軍從三品三月以公素為盧龍節度使

乙未僖宗乾符二年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

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會昌間回鶻敗降於張仲武六月舉兵向

薊公素出戰敗奔京師朝廷因以茂勳為節度使

丙申三年三月李茂勳請以軍授其子可舉自求致仕五月

詔以可舉為節度使

乙巳光啓元年二月盧龍成德王惡河東李克用之疆河東今山

西太原府克用即後唐太祖本西突厥別種號沙陀姓朱邪氏時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賜爵隴西郡王○惡鳥

路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義武鎮定州兼領祁易二州祁

今保定府祁州餘見前又河北唯義武尚屬朝廷李可舉等慮其

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攻易州全忠

人五月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之仁恭淡州人處存夜遣

兵蒙羊皮布野中而伏精騎於他道全忠軍望為羣羊

爭趨之伏發大敗處存復取易州全忠恐獲罪還襲幽

州李可舉之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朝廷因以

為節度使

丙午二年八月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癸丑昭宗景福二年時盧龍成德與李克用連歲相攻正月

克用擊王鎔成德王庭湊五世孫匡威救之克用引還匡威之將

發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醉而淫之二月匡威

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謂

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

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王鎔迎匡威至鎮州為築第

父事之為去聲匡威陰謀奪鎮州四月匡威忌日父母終之日為

忌鎔就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

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

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

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

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陳兵至府，入牙城東門，鎮人閉之。鎮州即真定府，閉之既入而門閉，絕其繼至者。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

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遂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幽州將劉仁恭攻匡籌，

不克，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甲寅乾寧元年十月，李克用分兵納劉仁恭於幽州，不克大

怒，十一月大舉兵攻拔武州。在直隸萬全，都司。遂進圍新州。在

懷安衛。十二月，新州降。戶江切。進攻媯州，匡籌發兵出居

庸關。在順天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

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存審，克用養子，本姓苻宛丘人，在河南開

封府陳州。匡籌大敗，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

其輜重，妓妾攻殺之。義昌治滄州。

乙卯二年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鼓吹。去聲。迎李克用入

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畧定巡屬，表仁恭為節度

使，從之。克用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

軍之外，悉輸晉陽。即太原府。

丁巳四年，時鳳翔李茂貞犯京師。鳳翔今陝西鳳翔府，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博野

人，今保定府博野縣。帝幸華州。今西安府華州。克用徵兵於幽州，

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

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之，仁恭

遣其將軍可及與戰克用醉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

物幽州將伏兵於木瓜澗

在山西大河東兵大敗仁恭

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畧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

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

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

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

言不敢自安亦不敢自外也

戊午光化元年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與幽州爭鹽利

三月劉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之彥威奔汴州

今開封府

時朱全忠治所

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

景州今河間府景州餘見前

以守文

為留後兵勢甚盛有并吞河朔之志為守文求旌節未

許為去聲

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

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見拒其悖慢如此

己未二年正月劉仁恭發兵十萬欲兼河朔攻拔貝州屠之

於是諸城堅守不下進攻魏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

朱全忠

紹威魏州人全忠即後梁太祖初名溫後名晃時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陽山人今江南徐

州陽山縣

全忠遣其將李思安等將兵救魏

思安陳留人今開封府陳留縣

仁恭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擊之可及敗死守文僅

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

喪去聲

全忠將葛從周入魏州

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

在東昌府濮州仁恭與戰

復大敗燒營而遁汴魏長驅追之鎮人亦出兵徼擊於

東境邀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

振四月朱全忠圍滄州仁恭求救於李克用克用遣

將軍周德威救之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在大同府朔州汴軍敗還

庚申三年四月朱全忠遣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拔德州圍

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李克用

遣周德威救之敗汴軍於內丘今順德府內丘縣八月河東李

嗣昭拔洛州嗣昭本姓薛汾州大谷人今太原府大谷縣既而汴兵涉洛置

營嗣昭棄城走葛從周設伏大破之九月朱全忠會

魏博兵擊劉仁恭拔瀛州十月拔景莫二州

丙寅昭宣帝天祐三年九月朱全忠以河北皆服惟幽滄未

下大舉攻滄州劉仁恭救之屢敗乃下令境內勝執兵

者盡行勝平聲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

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於瓦橋在涿州畏汴軍疆不敢進

城中食盡丸土而食互相掠啖全忠使人說守文降江戶

切守文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

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媿其詞直為之緩攻為去聲

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子存

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温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温

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并力非我之利也夫為

天下者不顧小怨夫音扶為去聲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

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然之存勗即後唐莊宗乃遣

周德威等共攻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降於河東會字道隱

壽春人在江南鳳陽府壽州全忠聞之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

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

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請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

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願乞其

餘以救之全忠留數困以遺之

丁卯四年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劉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

絕築館其上在順天府房山縣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有

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三月梁

遣北路行軍都統李思安擊燕所過焚蕩無餘四月直

抵城下守光拒却之遂自稱節度使遣兵攻大安執仁

恭囚於別室七月梁以守光為節度使守光弟守奇奔

河東

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

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

之乃發兵擊守光梟惡鳥食母獍惡獸食父○獍音竟

戊辰晉王李存勗稱唐天祐五年後梁開平二年十一月劉守光求救於晉晉

王遣兵助之守文敗還

己巳梁開平三年五月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眾合



四萬屯薊州

契丹居鮮卑故地在今直隸北境吐谷渾前燕慕容廆庶兄別為部落於西邊五代

時散處蔚州界中

守光戰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眾曰

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禽之

行欽幽州人

滄德兵皆

潰守光囚之別室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兗孫鶴推守

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

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庚午

梁開平四年

正月滄州城中食盡延祚出降守光以其子

繼威鎮滄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挈之以逃琦足痛

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授代州判官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

為去聲

梁以仁恭為太師致仕

守光潛使人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十一月梁遣兵襲鎮州取淡冀

見成德志畧

趙王鎔遣使求援

於燕晉守光方獵孫鶴馳謂守光曰趙人乞師此天欲

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

固

比音庫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止今彼自為讎敵王若

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

朝音潮

不早出

師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屢負約今使之與梁自

相敵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竟不出師晉果破梁

辛未

晉稱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

劉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

鐵籠以火逼之又以鐵刷刷人面嘗衣赭黃袍

衣去聲顧

左右曰：天下大亂，吾欲自帝，何如？四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音甫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尊以稔之。稔，熟也。養其惡也。使熟乃與鎔等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梁亦以為河北采訪使。守光見僚屬草受冊儀，問河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趣音促械繫晉梁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八月，燕王劉守光將稱帝。孫鶴諫，守光命軍士丹而噉之。

鶴呼曰：百日之外當有急兵，守光以土窒其口，寸斬之。遂稱燕帝，改元應天。晉王存聞之，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

壬申。晉稱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正月，晉將周德威東出飛狐。在大同府廣昌

縣。與趙將王德明等攻燕祁溝關。在保定府涑水縣下之，圍涿

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呼謂之曰：非

幽州人。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為去聲何豫汝事，而堅守

邪。音那守奇因免胄勞之。勞去聲知溫遂降。戶江切德威至幽

州，守光求救於梁。三月，梁主自將救之，大敗奔還。見後五十

六卷後唐滅梁。

二月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去聲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

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殺之自稱留後奉表歸梁梁以萬

進為節度使

四月晉師克瀛州五月燕劉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

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禽周楊五

以獻楊五德威小字既戰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

之奮搥反擊廷珪墜馬禽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

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癸酉晉稱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正月晉拔燕順州今順天府順義縣薊州

降晉二月檀州亦降並戶江切後同三月克古北口在密雲縣東北百二

十里李嗣源分兵徇燕山後八軍皆下之今直隸延慶係安二州及萬全

都司諸地進拔武州儒州今直隸延慶州四月周德威軍逼幽州守

光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

伏如是邪音耶予受命討罪結盟繼好非所聞也晉拔

燕平營二州六月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降承業字繼元本姓康

唐僖宗時宦者十月求援於契丹又屢請降於晉皆以

其無信不許守光登城謂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

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抵城下守光曰今日俎上

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守光將出降愛

將李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

晉王督軍四面攻城克之禽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  
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守光  
將奔滄州就劉守奇迷失道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  
乞食於民家因為所禽十二月王方宴將吏禽守光適  
至王詰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音那并仁恭置之館舍  
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  
曳之晉王以仁恭父子獻於太廟自臨斬守光守光呼  
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勿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  
證之小喜瞋目曰汝內亂禽獸行去聲亦我教邪音那王怒  
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

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  
生亦何益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哀祈不已王命械仁  
恭至代州今太原府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皇墓然後斬之以其  
叛其  
父也

恭至外服... 其... 皇... 帝... 命... 討... 賊... 臣... 等... 謹... 奏... 伏... 乞... 聖... 鑒... 奉... 天... 子... 命... 討... 賊... 臣... 等... 謹... 奏... 伏... 乞... 聖... 鑒... 奉... 天... 子... 命... 討... 賊... 臣... 等... 謹... 奏... 伏... 乞... 聖... 鑒...

成德志畧

乙未 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祿山營州胡人在直隸永平府反見

四十三卷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承嗣安史之亂

人今永平府忠志本范陽奚人。范陽今直隸

鎖高養為假子初冒張姓後又為祿山假子冒姓安氏。順天府涿州

壬寅 肅宗寶應元年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适即德宗

僕固懷恩副之。懷恩鐵勒部人統回紇及諸道兵進討史朝義。

大敗之。回紇匈奴別種朝義史思明子突厥襍種時弒思明自立取東京及河陽。詳

史之亂東京今河南南府十一月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河東今山西太原府雲京金城人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將出井陘。今太原府平定州東九十

里有井陘關其東接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賊常山禪將王武俊說其恆陽

節度使張忠志曰常山恆州並今真定府武俊字元英本名沒諾干契丹人說音稅後同

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我以寡當衆以

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撤守備

以趙恆溪定易五州降於雲京趙今趙州溪今溪州定今定州俱屬真定府易

今直隸保定府易州詔仍其故地為成德軍節度使去聲後凡使職等俱同

封密雲郡公賜姓名李寶臣

乙卯代宗大曆十年正月魏博田承嗣反魏博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四

月敕諸道兵討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今河南彰德府磁州寶

臣與昭義李承昭昭義治上黨今山西潞安府共擊禽子期送京師

斬之十月帝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勞去

聲寶臣遺之百縑遺去聲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兵馬使王

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

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

遂有玩寇之志後事詳見前魏博志畧

丁巳十二年時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溪冀滄七州擁衆五

萬與魏博田承嗣等相與根據蟠結官爵甲兵租賦刑

殺皆自專之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常為之

罷役為去聲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雖名藩臣實

如蠻貊異域焉

辛酉 德宗建中二年 初寶臣以其子惟岳年少闇弱少去聲

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不至

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對曰諸君連頸受戮孝忠懼死

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朝音潮 後同 孝節

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并命言兄弟皆不免也 我在

此必不敢殺汝寶臣亦不之罪王武俊位卑而勇寶臣

特親愛之故二人得全正月寶臣卒惟岳自稱留後先

是寶臣與淄青李正己淄青時治鄆州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正己本名懷玉高麗人

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次寶

臣力為之請於朝以節授田悅承嗣從子代宗從之至是悅

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為竝去聲帝欲革前弊不許或曰

不與必為亂帝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

位號以聚其眾耳曩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

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長音掌 竟不許

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判官邵真

泣諫勸其執青魏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庶幾節鉞可

得惟岳然之使其草奏長史畢華曰若朝廷未信而二

道襲我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其舅定州刺史谷從政

有膽畧頗讀書為寶臣所忌稱病杜門至是詣惟岳切

諫不聽飲藥而卒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惟岳

竟反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八月幽州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滔昌平人今順天府昌平州遣判

官蔡雄說張孝忠歸命朝廷孝忠從之詔以孝忠為成

德節度使見盧龍志畧

壬戌三年正月李惟岳遣兵與魏博兵馬使孟祐守束鹿今保定府束鹿縣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

說惟岳密表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

身自入朝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人讓

惟岳請斬邵真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曰尚

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重平聲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

事未可知柰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乃引邵真

對使斬之使去聲戰於束鹿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

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未忍殺也及戰使為前

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已故

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又使武俊擊趙州使其子士真將

一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步軍使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

當北歸張尚書謂孝忠也常寧曰大夫闇弱終為朱滔所滅

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眾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

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

城下要藉節度使衙前心腹之職武俊引遵同謀遵還密告王士真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閏月武俊常寧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及畢華等皆殺之傳首京師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滄今河間府滄州王武俊

爲恆冀團練觀察使冀今真定府冀州康日知爲涇趙團練使

日知靈州人在陝西寧夏衛以德棣隸幽州德今德州棣今武定州俱屬山東濟南府朱

滔請涇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不得節度使又失趙定

復有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字洵美時爲河

東節度使汝州郟城人今河南汝州郟縣武俊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

官王侑許士則說滔語見魏博志畧滔大喜使侑歸報又使王

郢與士則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誅逆首康日知豈得

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今又詔支糧馬以與鄰道

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

徒共相滅耳僕射謂馬燧司徒謂朱滔司徒不敢自保使郢效愚計

欲共救田尚書而以涇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

足之相救則永無患矣武俊許諾遂刻日舉兵南向四

月帝遣使發恆冀等兵討田悅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

朱滔遣士真圍趙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之朔方今寧

夏衛懷光本姓茹渤海靺鞨人初武俊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

入見帝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帝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悅以爲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帝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他鎮，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鄉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爲同列所忌，至是同列尤疾而譖之。武俊奪其職。

六月，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河東，節度使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陣。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恆山之西。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官軍大敗，退保魏縣以拒滔。

七月，李晟趣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與張孝忠合兵北畧

恆州。

十一月，武俊自稱趙王，與田悅、李納奉朱滔爲盟主。

悅稱魏王。

納稱齊王，滔稱冀王，納正己子。

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

卒。以衛常寧爲內史監，常寧謀誅武俊，武俊殺之。

癸亥

四年五月，李晟圍清苑。

今保定府清苑縣。

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會武俊與朱滔有隙，昭義節度使李抱真

字大玄，河西人在陝西涼

州衛。

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詐降。

戶江切。

武俊見之，林曰：「林

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

事誠誤悔之無及。朋爻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倡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今西安府乾州。朱泚反，據長

安。

見四十五卷涇原之變。泚，滔兄，昌平人。

田悅說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於臨洛。在直隸廣平府城西。抱真復遣

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易去聲。今戰

勝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故地，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舍之共事朱泚乎？舍上聲。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

列，其意欲盡吞河朔而王之。王去聲。大夫本以忠義首誅

叛臣，當時宰相去聲。處置失宜。處上聲。為滔所誑誘，故蹉跌

至此。若與昭義并力取滔，其勢必復。滔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武俊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甚謹，且請共攻康日知於

趙州不克

帝在奉天使人說武俊及田悅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

武俊等皆密歸款而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十二月

滔使其內史舍人李瑄至田悅所約共取大梁今河南開封府

武俊聞之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嚮以

宰相處事失宜處上聲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重平聲

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以德綏我我曹舍九葉天子

不事而事滔乎舍上聲且滔與我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

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

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連昭義出兵擊而滅

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悅乃決意絕滔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帝下詔罪己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

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詔復武俊等官爵

四月朱滔攻魏博久不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武俊合兵

攻滔武俊從之詳盧龍志畧武俊軍於南宮今真定府南宮縣抱真

自臨洛引兵會之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敘國家

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

平聲遂相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滔所恃者回紇耳

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決為十兄破之為去聲

抱真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

五月。抱真武俊連營而進。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或謂朱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宐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野饋糧也。音運。利則進攻。否則入

保。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回紇達干引兵過

幽州北境。

達干。回紇大臣之號。

滔欲與其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

河南子女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

利其俘掠。許之。

四年十月事。

至是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

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

丘。觀回紇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出戰。武俊遣

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在廣宗縣西。

抱真列方陣

於後。武俊與回紇戰。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

大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遇大霧。滔焚營遁歸。八

月。滔為武俊所逼。殆不能軍。乃上表待罪。明年三月。歿。

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忬知軍事。

忬。昌平人。

辛巳。貞元十七年五月。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真代之。

丙戌。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加王士真同平章事。

己丑。四年三月。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

幽州成德魏博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長音父歿則代領軍

務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

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正三品帝欲

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歿欲自朝廷除人不

從則興師討之同平章事裴垍曰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今山西平陽府聞

喜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元

李納子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帝以劉闢未平因遂許師道為留後今奪

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帝以問諸學

士李絳對曰絳字淡之趙州贊皇人今真定府贊皇縣河北不遵聲教誰不

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

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貫音況承宗已總

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濟魏博田季安易定

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

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

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璀親信近

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帝以拭表示諸學士曰此姦

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是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

遭父喪久未起復乃因承璀請以本軍進討詔起復從

史金吾大將軍

九月帝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

通鑑本末系要 卷四十一  
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日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萬一旅拒，倍難處置。處上聲

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朝音

潮頗懼，累表自訴。累上聲帝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少尹從四

品。○少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去聲

爲成德軍節度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王氏壻用爲保

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魏博田季安使謂承宗曰：季安田緒

子承嗣孫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

帝以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垪家，明

旦乃入見，帝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

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

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間去聲

稅音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若抵武罪，使後奉

使者以武爲戒。下使字去聲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阿於何切

莫肯盡誠，況垪武旣處朝廷。處上聲諳練事體，豈有使未

復命。使去聲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中去聲

願陛下察之，帝遂不問。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

討處置等使。處上聲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居易字樂天，下邳人，在陝

西西安府渭南縣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二竝去聲近歲始以

中使為監軍監平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

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

制將也及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

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帝

竟使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

招討但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十一月魏博田季安取堂陽見魏博志畧堂陽在真定府武邑縣西

庚寅五年正月盧龍劉濟拔饒陽東鹿見盧龍志畧饒陽今真定府饒陽縣東鹿

前見

前見

吐谷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

進戰歿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昭義盧從史陰與承宗通謀帝甚患之三月吐突承璀誘

從史執送京師見澤潞志畧貶為驩州司馬在安南國界

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去聲乞輸貢賦請

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音朔朝廷

亦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

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

乙未十年正月吳元濟反詔諸道進軍討之見淮蔡志畧五月王

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游說為去聲說

通鑑本末紀要 成德志畧 五十四



音辭指不遜同平章事武元衡叱出之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在河

南府偃承宗又上書詆元衡六月盜殺元衡擊同平章

事裴度傷首度字中立神策將軍王士則神策將軍從三品告

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晏等具服誅之帝出承

宗表詔議其罪絕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田弘正

屯兵於其境弘正本名典字安道承嗣從子承宗屢敗之弘正忿十上

表請擊之乃聽至貝州

丙申十一年正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

上表請討帝欲許之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竝興

恐國力不支弘靖字元理延賞子蒲州猗氏人今平陽府猗氏縣請并力平淮西

乃征恆冀韋貫之亦曰貫之本名純時為同平章事京兆人今西安府陛下不

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魏田悅齊李正己而蔡燕趙皆

應之蔡李希烈燕朱滔趙李惟岳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

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帝不聽諸軍討承宗者互

相觀望八月昭義郝士美字和夫金鄉人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大破承

宗於柏鄉今真定府柏鄉縣十二月義武渾鎬義武治定州鎬城子臯蘭人在

寧夏衛鳴沙城界與承宗戰屢勝皆引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

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中使督鎬進戰

大敗還定州

丁酉十二年五月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

通鑑本末紀要

六鎮幽州滄州易定昭義義武魏博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

歷二年無功同平章事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今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及

朝士多言宐并力先取淮西朝音潮俟淮西平乘勝取恆

冀如拾芥耳帝從之罷河北行營

十月唐鄧節度使李愬禽吳元濟檻送京師同平章事兼

淮西招討使裴度入蔡州布衣柏耆魏州人謂行軍司馬

韓愈曰愈字退之南陽人元濟就禽承宗破膽矣願得

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

宗懼請以二子為質音致復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

帝許之詔洗雪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庚子十五年十月王承宗卒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

在朝音潮乃立其弟承元時年二十承元曰諸公未忘先

德不以承元年少去聲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

忠烈王之志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謚忠烈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

元乃視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

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義成在大

名府滑縣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

從號平聲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

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

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

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辛丑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田弘正。見魏

博志畧，庭湊本回鶻。阿布思種，武俊養子。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八月，

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字敦禮，弘正子。與諸道討庭湊，以

淡州刺史牛元翼為淡冀節度使。元翼，趙州人。庭湊圍淡州。

十月，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救淡州。橫海軍治滄州，胤，張掖人，在陝西甘州衛。知賊未

可破，按兵觀釁。帝怒，徙重胤山南西道節度使。治陝西漢中府。

淡州諸道行營節度使杜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

以代重胤，與鎮人戰，大敗。十二月，詔以鳳翔節度使李

光顏代之。光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

及帝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幽州府藏朱克融。

空竭。藏去聲。執政以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

見盧龍志畧，克融，汴孫。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

壬寅 二年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在河間府景州。中書舍人白居易上

言，頃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

半載，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淡

州。下博，今淡州，唐淡州，今州東北陸澤鎮也。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

不齊，故也。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

通鑑本末紀事 卷四十一  
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淡邢重圍

邢今順德府○重平

聲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

壓境觀釁而動或同力翦除或受降納款

降戶江切

如此則

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

請諸道監軍悉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

用田布令報父仇今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以來都

不進討蓋魏博一軍屢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而

其軍一月之費計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尤

宜早令退軍若兩道止留兵六萬既易支持

易去聲

自然

豐足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疏奏

不省既而饋運不繼布軍大潰布自殺

見魏博志畧

二月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淡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

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

過陳光一勺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

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

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

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

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

音那後同

甲士前曰

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

王武俊贈太師

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夫音扶自安祿山史思明以來，至元

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

冠去聲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

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

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澧州大將臧平等

舉城降，庭湊責其堅守，殺平等將吏八百餘人。

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空銷兵。俛字思謙，華孫。後梁之裔。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在山西汾州府。請密詔

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

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眾，皆聚山澤

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

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又諸節

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陣。勝則飛捷奏

聞，敗則歸罪主將。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

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

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

通鑑本末紀要 卷四十一  
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畧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戊申

文宗太和二年初詔徙橫海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

橫海治河間府滄州兗海治山東兗州府沂州同捷李全畧子本姓王

同捷不受詔發諸

道兵討之王庭湊陰以兵糧助同捷九月詔討庭湊削其官爵

己酉

三年四月李同捷降於橫海節度使李祐滄景平或言

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取同捷乃斬同捷傳首京師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時用軍旣久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敝遂赦庭湊復其官爵

甲寅

八年十一月王庭湊卒以其子元逵知留後改父所爲

事朝廷甚謹尋以爲節度使

九年正月

癸亥

武宗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劉從諫卒子稹自爲留

後發諸道兵討之詔諭成德魏博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五月王元逵出兵屯趙州七月奏破宣務柵

在順德府唐山縣

詔加元逵平章事

乙亥 宣宗大中九年正月王元逵卒以其子紹鼎為節度使

丁丑 十一年八月王紹鼎沈湎無度喜登樓彈射人以為樂

射食亦切 樂音洛 衆欲逐之會病卒以其弟紹懿為節度使

丙戌 懿宗咸通七年三月王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

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

授我今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

兄之業遂卒以景崇為節度使景崇以壽安長公主嫡

孫長音 掌特承恩渥

戊子 九年徐州龐勛等作亂徐州今江南徐州詔發兵討之王景崇

遣大將從軍十年冬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從二品

射音 亦

庚子 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陷長安帝奔興元巢冤句人

州府曹縣興元今陝西漢中府明年奔成都今四川省城王景崇與定州王

處存京兆人馳檄鄰藩出兵討賊遣使奔問行在貢輸相

繼

癸卯 中和三年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王王景崇卒謚曰忠穆以

其子鎔為節度使時年十歲

乙巳 光啓元年三月王鎔與盧龍李可舉李茂勳子本回鶻烏布思之族惡

李克用之疆克用即後唐太祖西突厥沙陀種人本姓朱邪氏而義武王處存

京兆人與克用善河北惟義武尚屬朝廷鎔等慮其害已

約共滅而分之。鎔遣將攻無極。今真定府無極縣李克用自將

救之大敗成德兵，拔新城。今保定府新城縣。○自是克用屢擊鎔，常勝之。

癸丑昭宗景福二年，初李克用假子存孝。本姓安，名敬思，飛狐人，在大同

府廣昌縣以邢洛磁三州歸朝廷，詔以為節度使。元年二月

克用攻之，王鎔致書解之。克用怒，擊鎔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無食，捕其尸而啗之。幽州李匡

威救鎔，河東兵敗，引還。匡威，范陽人。七月，鎔救邢州，克用又

敗之，進擊鎮州。鎔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許之。

庚申光化三年九月，宣武等節度使朱全忠。宣武鎮汴州，今

後梁太祖，初名溫，碭山人，今徐州碭山縣。以王鎔與晉王李克用通，伐之，焚

其關城。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曰：「僕

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舍。」上聲式

曰：「鎮州密邇大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

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為

去聲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若但窮威武，鎮州雖小城

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易去聲況王氏秉

旄，五代人推忠孝，人欲為之歿。為去聲庸可冀乎？全忠笑

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鎔以其子昭祚為質，音致

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妻去聲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

「河東李克用勅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



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

兼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

式說全忠全忠喜遣兵擊劉仁恭幽州拔瀛景莫三州今瀛

河間府莫州在河間府任丘縣

乙丑天祐二年十月梁更名成德軍曰武順朱全忠父名誠故避之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主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

因鄴王羅紹威卒昭宗天祐元年以魏博羅紹威為鄴王除移鎮定除代而移

徙之也定州義武王處直

十一月梁主欲襲趙鎮州會燕王守光攻趙梁遣供奉官

杜廷隱等監魏博兵三千監平聲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

禦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拒之鎔不從移公立

於外公立出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

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

盜者也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卒乘城拒守鎔始

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與義武王處直

共推晉王李存勗為盟主合兵攻梁晉人皆曰鎔久臣朱

溫歲輸重賂結為昏姻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

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肯終為朱氏之臣乎

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暇何顧昏姻若

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發兵使周德威將之德威字鎮

遠馬邑人在出井陘屯趙州燕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

稱成德軍及天祐年號梁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

仁等擊之景仁初名茂章合肥人今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十二月景仁等進

軍柏鄉趙州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救趙與梁

兵戰於柏鄉大破之見後五十六卷後唐滅梁

辛未晉岐吳稱天祐八年七月梁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屯

邢州師厚潁州斤溝人在趙王甚懼會晉王於承天軍

晉王謂鎔父爻也事之甚恭鎔奉卮為壽謂晉王為四

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妻去聲斷衿為盟於

是晉趙之交遂固承天軍通鑑胡注云在遼州界

壬申晉岐吳稱天祐九年正月晉趙義武攻燕祁溝關下之

關在保定府涑水縣三月梁主救燕至下博南趙將苻習趙州引

數百騎巡邏不知其梁主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

矣梁主棄行幄趣棗彊今真定府棗彊縣棗彊城小而堅趙人

聚精兵數千人守之數日不下歿傷以萬數城中矢石

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之敗裂皆鎮人今

往歸之如投虎狼之口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詐降

梁將李周彝使荷擔從軍因乘間擊周彝踣地間去聲梁

主怒急攻屠之流血盈城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字德詳本姓苻

宛丘人在開大破梁兵梁主燒營夜遁見後後唐滅梁自後趙常附晉

封府陳州

燕常附梁明年癸酉燕亡

庚辰晉岐稱天祐十七年梁主瑱貞明六年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

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藹宦者李弘

規石希蒙用事鎔好佛求仙好去聲講經受錄廣齋醮煉

仙丹盛飾觀宇於西山每遊輒數月從者萬人軍民苦

之十二月遊西山還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

王夾河血戰櫛風沐雨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

費且時方艱難人心不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

有姦人為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鎔將歸希蒙沮之弘

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兵擐甲拔刃詣帳前請

鎔歸弘規因勸鎔誅希蒙以謝眾鎔不聽牙兵遂大譟

斬希蒙鎔急歸府使其子副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

李藹第族誅之殺漢衡窮治黨與親兵大懼

辛巳晉岐稱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

驕愎附李弘規者皆族之二月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

聚泣偶語未知所之太保王德明素蓄異志因激之曰

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忍不然又獲罪於

王柰何眾皆感泣因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

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矣遂踰城入鎔方焚

香受錄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

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遣使告亂於晉。且求節鉞。晉王方置酒。投杯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宐且安之。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留後。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苻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在大名府開州南。七月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涕泣。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汝能為之復讎。為去聲。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投地慟哭。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累上聲。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天平節度使閻寶。天平軍治鄆。今東平州。寶字瓊。美鄆人。相州刺史史

建塘

相州在河南彰德府。建塘雁門人在太原府代州。

將兵助之。文禮先病腹

疽。晉兵拔趙州。驚懼而卒。其子處瑾悉力拒守。九月晉

兵圍鎮州。建塘中流矢卒。

中去聲。

十一月晉王自將攻鎮

州。處瑾謝罪請服。晉王不許。初文禮內不自安。遣使

求援於契丹。契丹主阿保機悉眾而南。晉王擊之。契丹

大敗。

見契丹入寇。

壬午

晉岐稱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

正月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

沱水環之。

滹沱河源出太原府繁峙縣秦戲山東南。內流至順天府武清縣東南。直沽口入海。

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

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縱火

攻營寶不能拒退係趙州

四月慙憤疽發於背卒

晉王以昭義節

度李嗣昭代寶

嗣昭本姓薛大谷人今太原府大谷縣

四月張處瑾遣兵

迎糧嗣昭徼擊之

徼音邀

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

中去

聲

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

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

累上聲

以振武節度李存

進為招討使

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在朔州

九月鎮兵乘李存進無

備以七千人奄至營門晉兵擊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

晉王以馬步總管李存審代之鎮州食竭力盡處瑾請

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城中將李再豐繼納晉兵執處

瑾兄弟及其黨高濛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

禮尸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骨晉王祭而葬之趙人

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

卒

四人

通鑑本末紀要卷之四十七終

ORIENTAL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1 1940